

唐代楷书发展成就斐然，晚唐的柳公权，虽然处在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以及盛唐的颜真卿之后，却能博采诸家，更在其“心正则笔正”的书学理念下，创造出骨力劲健、法度森然的“柳体”风格，成为后人难以超越的书学典范。

书艺珍品
赏析
第三辑

书法名家·唐代

柳公权

张小庄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书艺珍品 赏 析 第三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艺珍品赏析 第三辑 / 洪文庆主编.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56-2662-2

I. 书... II. 洪... III. 汉字—书法—鉴赏—中国 IV. 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912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版权登记号: 18-2006-121

书艺珍品赏析 第三辑

柳公权

主 编: 洪文庆

著 者: 张小庄

图版说明: 蔡宛霖

责任编辑: 李 坚

责任校对: 徐 盾

装帧设计: 海 玉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622 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2662-2

定 价: 75.00 元(共 5 册)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 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柳公权 (778~865)	1
《洛神赋跋》	4
《送梨帖跋》	6
《大唐回元观钟楼铭》	8
《冯宿碑》	10
《玄秘塔碑》	12
《神策军碑》	14
《刘沔碑》	16
《蒙诏帖》	18
《圣慈帖》	20
《奉荣帖》	22
《辱问帖》	24
《张兰亭诗帖》	26
《尝瓜帖》	28
“柳体”书风的形成及其影响	30
柳公权年表	31

柳公权(778~865)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生。柳公权兄长为公绰(字起之)，据《旧唐书·柳公绰传》记载：“祖正礼，邠州士曹参军。父子温，丹州刺史。”又曰：“公绰伯父子华，……寻检校金部郎中、修葺华清池使。”可知其祖父正礼、父子温、伯父子华皆曾出仕，是个官宦人家。公权母为崔氏，尚有弟公谅。

柳公权幼年早慧，12岁便能作辞赋。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柳公权31岁时，登进士科，又登博学鸿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旧唐书·柳公权传》云：“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王谔《唐语林》(卷四)曰：“(柳公权)及擢第，首冠诸生。当年鸿词登高科，十余年便掌纶诰，侍翰苑。”唐代的官吏制度，对初登进士科的士子授官阶较低，所以，“首冠诸生”的柳公权只得到个正九品上的小官职，在秘书省担任校书的工作。

在秘书省校书郎的任上，柳公权一待就是十年，直到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情况才有变化。

《旧唐书·柳公权传》云：“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这一年，丁母崔氏忧的公权兄弟刚刚服阕，兄长公绰被起为刑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公权则入夏州刺史、夏绥银宥节度使李听幕，被辟为掌书记，同时兼判官、太常寺协律郎之职。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柳



柳公权像

柳公权，字诚悬，为中晚唐著名书家。其书兼学晋唐名家，博采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诸家书风，尤以楷书结构严谨，法度森严，世称“柳体”。

公权的仕途有了更大的转机。钱易《南部新书》曾云：“柳公权尝于佛寺看朱审画山水，手题壁诗曰：‘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此句为众歌咏。后公权为李听夏州掌书记，因奏事，穆宗召对曰：‘我于佛寺见卿笔札，思见卿久矣。’此事于《旧唐书·柳公权传》亦有记载。柳公权奉使入京奏事，初即帝位的唐穆宗因在佛寺曾见柳公权《题朱审画山水诗》笔札，而深赏其书，柳公权便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

从以上史料可知，至少在入李听幕前，柳公权的书法已颇有造

诣，以致能让贵为天子的唐穆宗“思之久矣”。而且在此之前，柳公权便已受人之邀书写碑版，如在元和十二年(817年)，曾书写由同样擅书的族兄柳宗元撰文的《柳州复大云寺记》。由此可知，当时的柳公权书名已显，而这次因书见迁的遭遇，也使得他日后的仕途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穆宗朝，有一段关于柳公权“笔谏穆宗”的千秋佳话。《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对于这段关乎公权人品的记载，历来并无统一意见。持疑者认为公权所谈的正是书法之理，非乃“笔谏”，而是穆宗误解了公权的对答。“心正则笔正”之说，若从书法创作上讲，其义浅白，可理解为阐述心、手关系之语。

但是，倘要质疑“笔谏”，应当举出更为充分的理由，而不是仅据此语可作浅白的“书法之理”解，便武断地否定它。况且，在公权后来的仕途中，亦屡有谏议之事。所以，在没有确凿依据的情况下，对于史乘载记，还是不应轻作疑古之论为妥。

长庆四年(824年)，穆宗驾崩，敬宗即位，柳公权旋出翰林院改任起居郎。在起居郎任上没几天，公权便偕同谏议大夫独孤朗等，谏阻淮南节度使王播厚赂求领盐铁使。此事载于《旧唐书·敬宗本纪》：

“十二月乙亥朔癸未，……淮南节度使王播厚赂贵要，求领盐铁使。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



唐《药师佛》纸本淡设色 34 厘米×30 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是佛教非常兴盛的时代，从玄奘到印度取经以来，信佛的热潮便没有断过，不管是政治还是艺术，都和它牵扯上了关系。在柳公权生活的中晚唐时代，便遇到唐宪宗迎佛骨入京师，文学家韩愈因此上表劝谏，反惹宪宗生气而将之贬去潮州当刺史之事件。至于艺术活动和佛教的关系更是密切，如褚遂良写《伊阙佛龕碑》、李邕书《麓山寺碑》、柳公权作《玄秘塔碑》等，便都和佛事有关。

孔敏行、柳公权、宋申锡，补阙韦仁实……伏延英抗疏论之。”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51岁的柳公权再次充任侍书学士。此次重入翰林院的缘由，史书无载，恐怕还是因为书法的缘故。不过，柳公权虽然志耽书学，但对于侍书的工作，却颇不乐意。在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他曾让兄长柳公绰致书宰相李宗闵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见《旧唐书·柳公权传》)侍书学士的工作，名义上虽是皇室的书法教师，其实质却“颇偕工、祝”，类同工匠、艺人之属。柳公权“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其自幼苦读经史，当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志，而今却局限于翰林院中，事工、祝之

役，心里着实引以为耻。所以，只好请兄长求宰相李宗闵“乞换一散秩”，调出翰林院。

比起柳公权来，兄长公绰的仕途要亨通许多。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柳公绰同样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步入仕途，而历任谏议大夫、御史大夫、刑部尚书、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观察使等职。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柳公绰卒于兵部尚书任上，赠太子太保，谥曰“成”。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已迁兵部郎中、弘文馆学士的柳公权第三次奉诏充任侍书学士。“文宗思之，复召侍书。”此时的唐文宗，由于宦官专行，政治受挫，遂颓废沦志而寄情于艺。所以，因“文宗思之”而被复召的柳公权受到了不同于以往的礼遇，失意的文宗对其颇为亲近：“每浴堂召对，继烛见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841年 拓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碑骨力劲健，字字铿锵，法度森严而又富于变化，是柳公权存世书迹中最早具成熟“柳体”书风之碑，被后代书学者奉为主臬，是唐楷的典范作品之一。此碑是为京都安国寺的大达法师所写。

跋，语犹未尽，不欲取烛，宫人以蜡泪揉纸继之。”遇到难以处置的人事问题，文宗也向公权询问：“大和中，上自延英退，独召柳公权对。上不悦曰：‘今日一场大奇也。嗣复、李钰道张讽是奇才，请与近密官。郑覃、夷行即云是奸邪，须斥于岭外。教我如何即是？’公权奏曰：‘允执厥中。……’”(见《南部新书》)

唐文宗不但欣赏公权的书法，对他的诗文也颇为激赏。开成二年(837年)，柳公权奉诏作《贺边军支春衣》应制诗，文宗大悦，“激赏久之”。开成三年(838年)，作联句诗“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被文宗赞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见《旧唐书·柳公权

传》)。除了诗文、书法，公权亦通晓音律，却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

柳公权三充侍书学士后，书名更为隆盛，公卿大臣求其书者日众。而公权对于书碑得来的厚赠，却并不太在意，“为勋戚家碑版，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公权对于身外之物的得失，颇为超脱，而对“笔砚图画”等物，却视之若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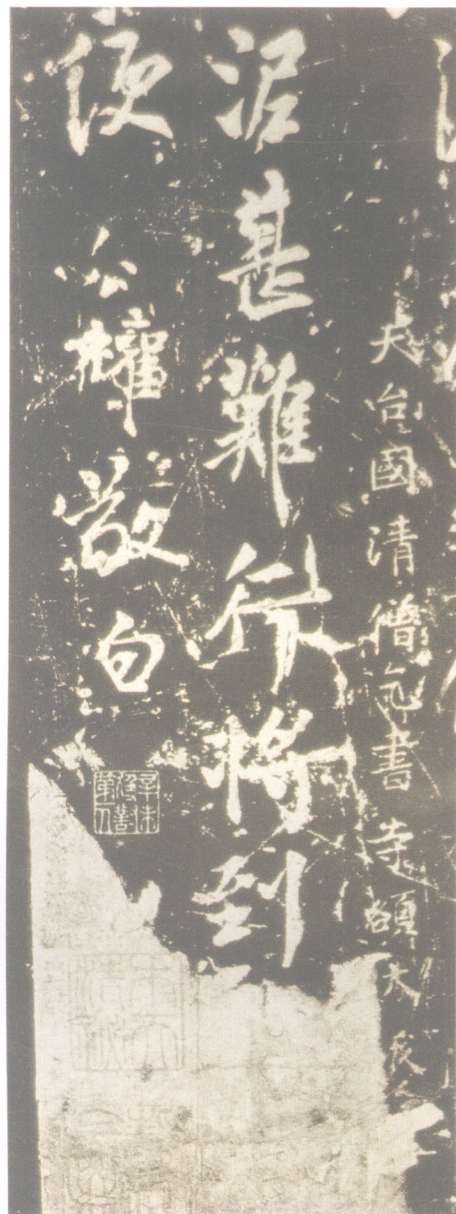
虽然，文宗对柳公权恩宠有加，但公权却并不曲意奉承，做违心邀欢之事，遇到事情便直言相谏。曾经，“便殿对六学士，上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

唯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尝入对，上谓曰：‘近日外议如何？’公权对曰：‘自郭皎除授邠宁，物议颇有臧否。’帝曰：‘……何事议论耶？’公权曰：‘以皎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皎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公权曰：‘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因引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使张日华送二女还皎。”文宗“服浣濯之衣”，众人皆赞颂“帝之俭德”，独公权直言相告，谓此“乃小节耳”。对“二女入宫”之事，公权警以“瓜李之嫌”，可谓善谏。而对于公权的谏言，文宗亦颇能纳谏，称赞公权“有诤臣之风采”。

在文宗朝，公权官职数迁。大和九年(835年)，加知制诰；开成元年(836年)，除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二年(837年)，改谏议大夫；开成三年(838年)，迁工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公权仕途的得意，固然与文宗政治失意有关，但其为官清正，敢于直言，不以谄媚邀宠，却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文宗朝后，朝廷对公权恩宠依旧，仕途更加亨通。在武宗、宣宗、懿宗三朝，历任太子宾客、太子少师、左散骑常侍、太子少傅等职，“据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在武宗、宣宗朝，仍可看到有关公权遇宠的事迹，如：“大中初，转少师，中谢，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公权御前书纸，宣宗令军容使为其捧砚，枢密使过笔，这等荣耀，足见公权在朝中受礼遇之隆。只是在懿宗朝，有一则关于公权误上尊号，为御史弹劾，罚一季俸料的记载，而此时的公权已垂垂老矣。

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88岁高龄的柳公权卒于太子少傅之位，追赠太子太师。纵观公权生平，既无显赫政绩，亦无坎坷经历，在帝王的恩宠中度过了荣耀的一生。与他在历史上的盛名相比，柳公权的生平事迹实在略嫌简略，然而，他给后人留下的书法遗产，却成为书法史上不朽的经典。



柳公权《泥甚帖》行书
明拓本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著录首见于宋·石邦哲
《博古堂帖》。凡2行，存11
字。文曰：“泥甚难行，将到
□□便。公权敬白。”



西安碑林一景(萧耀华摄)

西安碑林在陕西省西安市，建于宋哲宗朝，原为保存唐“开成石经”而设，后陆续存储汉魏以来各种碑石约一千数百方，是中国保存碑石最多的地方。柳公权的楷书代表作《玄秘塔碑》即存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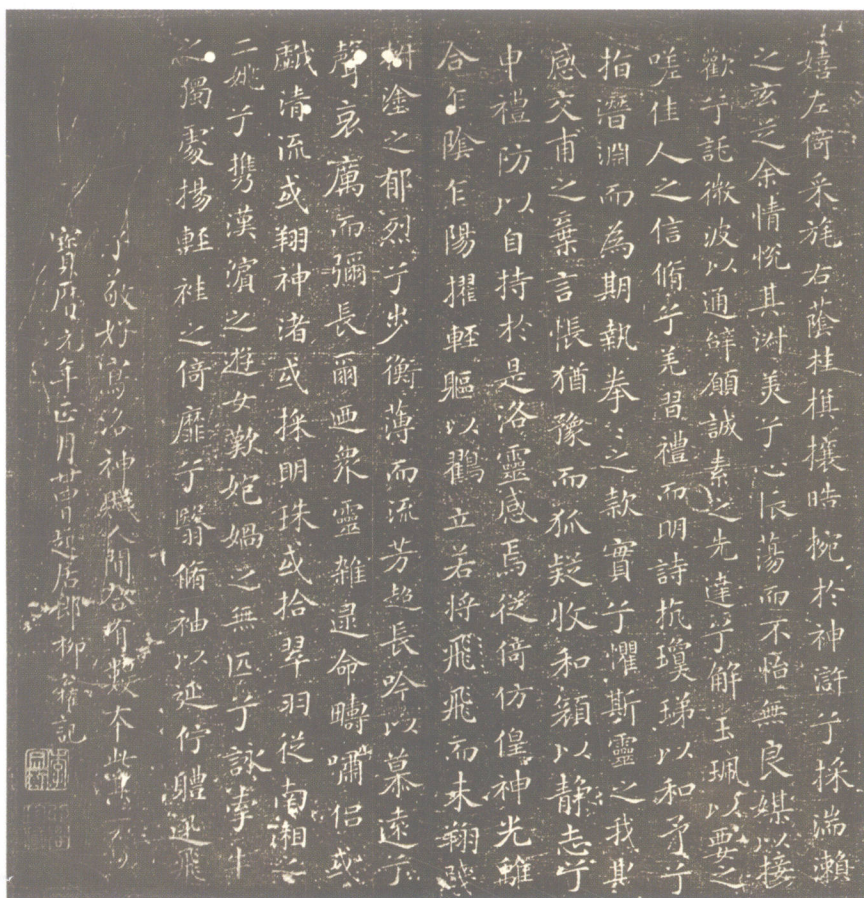
《洛神赋跋》

825年 小楷 《快雪堂帖》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洛神赋》为三国曹植的名篇，文中叙述曹植来到洛水之滨凝神怅望，仿佛看到了洛神（即甄氏）仙裳飘举，凌波而来。全文从神韵、风仪、情态、姿貌，到明眸、朱唇、细腰、滑肤描述甄妃的美貌，借飘忽的梦境，活生生地把他的梦中情人幻化出来，一点痴念，万缕相思，凝聚成一篇千古不朽的文学作品。后世书家、画工，多喜以此赋为创作的题材，在书画史上留下了不少铭心绝品。此帖则是柳公权对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的鉴赏题跋，全称《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跋》，著录首见于明·王秉鐸《浚墨斋法帖》。柳公权书2行，共33字，跋中纪年“宝历”是唐敬宗年号，其时穆宗已卒，柳公权出翰林院为起居郎。起居郎属门下省，官阶从六品上，与起居舍人一起负责记录皇帝言行举止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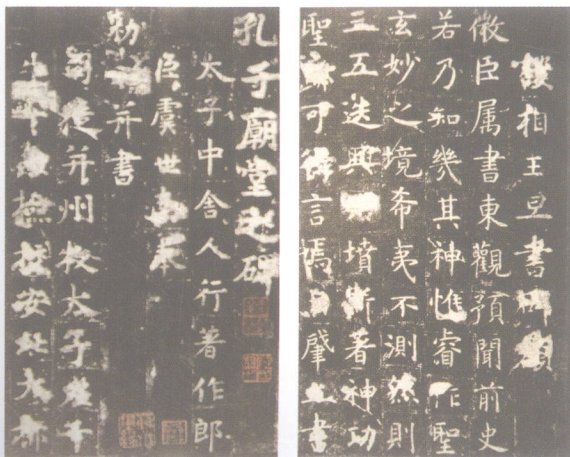
《洛神赋》为晋王献之（子敬）小楷书，真迹传至唐代，仅存13行。宋时有两种墨迹流传。一为晋麻笺本，南宋时藏内府中，后贾似道刻之于玉版，世称《玉版十三行》。另一墨迹硬黄本，即有柳跋本，论者以为乃公权所临。从笔迹来看，柳跋本风格颇近唐人，即便非柳所临，亦应出自唐人手笔。

《洛神赋跋》是柳公权留传至今、且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作品，为公权48岁时所书。此跋书风清劲俊朗，结体纵长，字形大小参差而错落有致。从风格上看，靠近初唐虞、褚诸家，乃其转益多师，“遍阅近代笔法”时的作品。柳公权正书擅大楷，小楷书留传至今者绝少。此书与传世另一小楷作品《常清静经》对比，书风颇不相类。《常清静经》书于开成五年（840年），距《洛神赋跋》15年，结体趋扁，书风敦厚，与王羲之《乐毅论》相仿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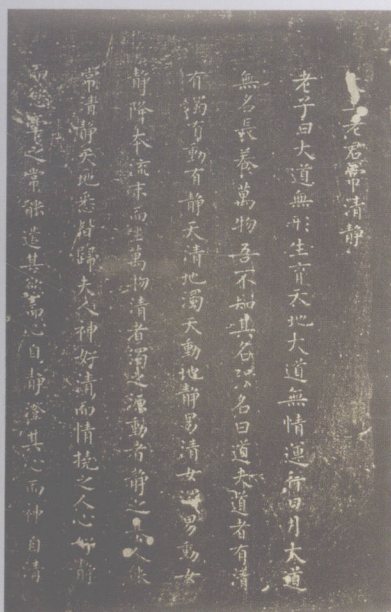
东晋 王献之《玉版十三行》拓本 原石藏北京首都博物馆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子，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省)人。官至中书令，人称“大令”。王献之的书法学王羲之、张芝等，并能变古为今，另创新法。《玉版十三行》为其小楷代表作《洛神赋》版本之一，晋麻笺本在宋时入内府，宋高宗得九行，后贾似道复得四行，刻于碧玉版上，世称《玉版十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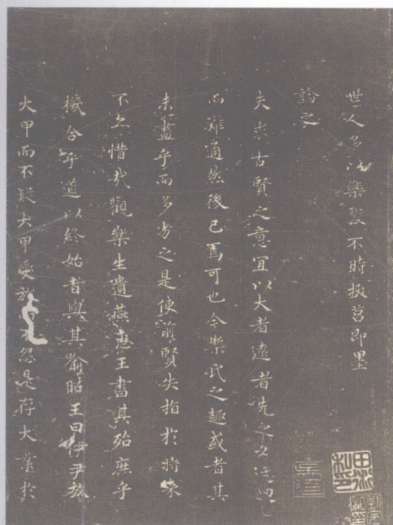
唐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 626年 西庙堂拓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省)人。官至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此碑书法清朗温润而骨力内含，如君子藏器，是虞世南晚年的代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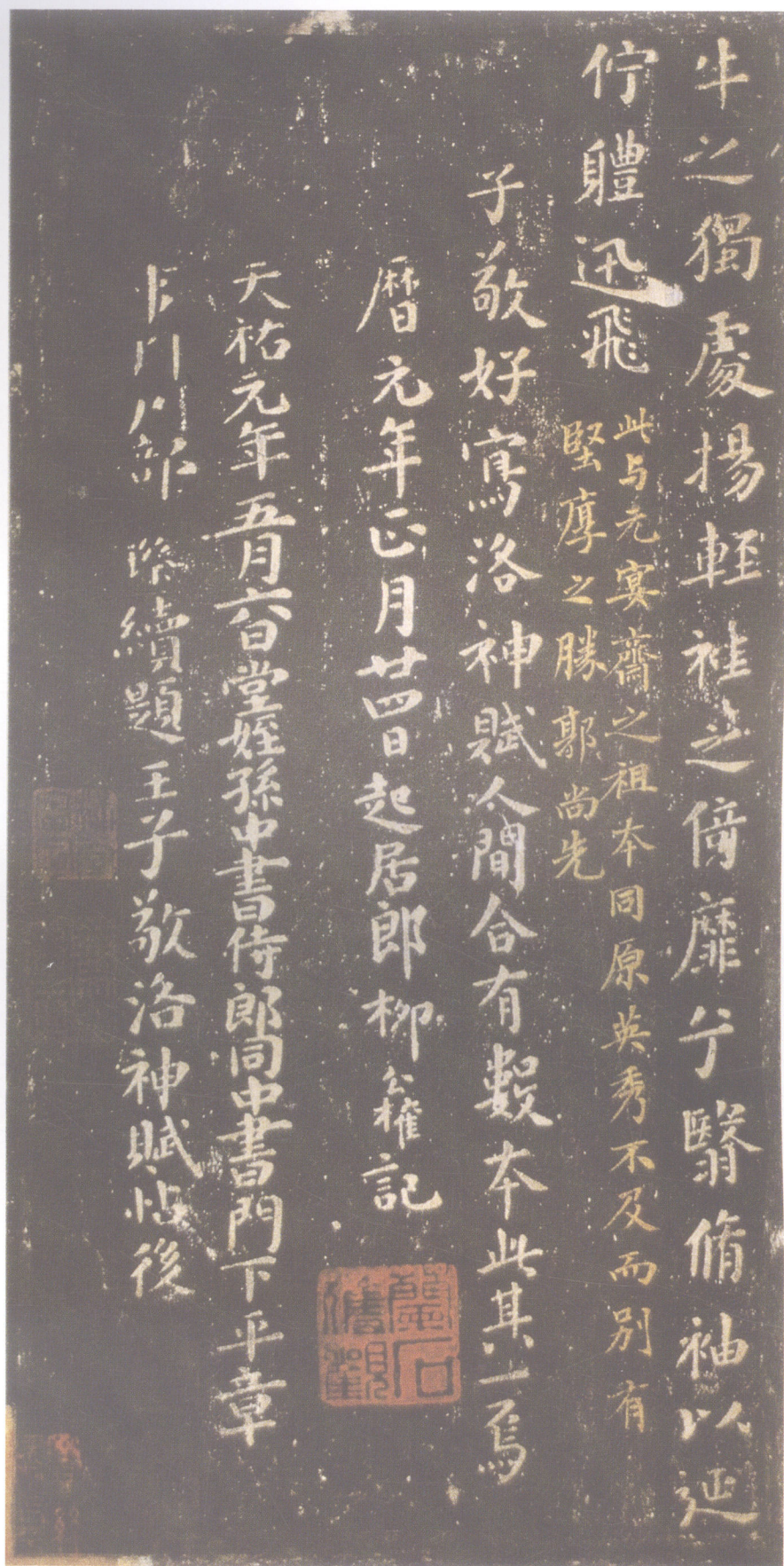
柳公权《常清静经》(局部) 840年
《越州石氏帖》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经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是道家经典之一。此帖凡33行，每行约21字，无公权署名。在宋《宣和书谱》、元·周密《志雅堂杂钞》等书中有记载。



东晋 王羲之《乐毅论》(局部)《余清斋帖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省)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右军”。《乐毅论》是王羲之小楷代表作之一，唐初入内府，被褚遂良《晋右军书目》列为右军正书第一，称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



释文：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宝历元年正月廿四起居郎柳公权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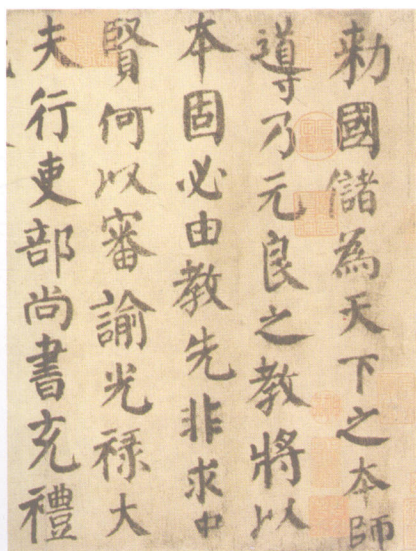
《送梨帖跋》

828年 行楷 纸本 27厘米×13.5厘米

是帖全称《晋王献之送梨帖跋》，著录首见于明·王秉璋《浚墨斋法帖》，凡4行，共43字，帖后有清乾隆题诗一首。《送梨帖》凡2行，残存10字，乃晋王献之草书帖，在唐时，曾被人误作唐太宗书，后柳公权在“太宗书”卷首见到此帖，经过鉴定，遂“珠还合浦，剑入延平”，重归于王献之名下。“珠还合浦”的典故出于《后汉书》，从前合浦这个地方盛产玉珠，当时的地方官贪得无厌，弄得民不聊生，这些玉珠就迁徙到了别处。而孟尝君上任后革易前弊，过了一年去珠复还。“剑入延平”则出于《晋书》，相传古人张华持宝剑经过延平，腰间的宝剑竟自己跳入水中化为双龙腾空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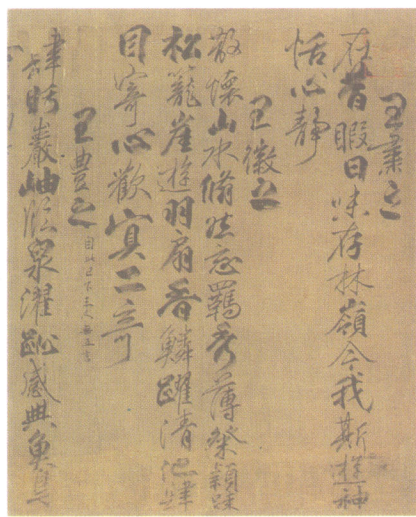
柳公权的传世书迹，多为碑

版、刻帖之属，墨迹仅存三件，其中《蒙诏帖》尚有争议，《兰亭诗》已断为后人伪托，只有《送梨帖跋》是柳公权留传至今唯一可信的真迹，但至今藏处已不明。作为墨迹真本，《送梨帖跋》对于考察柳公权书风演变的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此帖书于大和二年(828年)，柳公权时年51岁。柳公权47岁时曾正书西明寺《金刚经碑》，据《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此碑备有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诸家之体，是柳公权得意之作。而令人费解的是，《传》中的记载并无提及后来对“柳体”的形成影响颇巨的颜真卿。很可能此时的公权留意于初唐诸家，对盛唐的颜真卿并未有涉及。《送梨帖跋》距《金刚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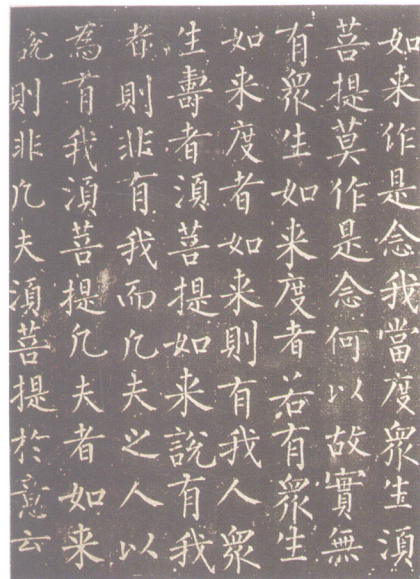
唐 颜真卿《自书告身》(局部) 纸本 纵29.7厘米 东京书道博物馆藏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颜鲁公”。或以为此帖乃颜氏子孙所书，倘如此，亦为学颜之佳品。柳公权《送梨帖跋》书风与此帖极为相近。



柳公权《兰亭诗》(局部) 行书 绢本 26.5厘米×365.3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凡147行，存1311字。此帖卷后无公权署名，书风亦与柳书不类，且诗文脱漏、错讹颇多，实乃后人伪托之作。《兰亭诗》虽为伪迹，然其法度内蕴，亦有可观之处。明·王世贞言：“初看觉有俗气，至三四看，乃见其妙处，愈看愈可爱。”可谓公允之论。



柳公权《金刚经碑》(局部) 楷书 拓本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原石已毁，此拓本在1908年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罗振玉定其为唐拓，而欧阳辅在《集古求真》中称其乃宋人伪托。从书法上看，此碑结体松懈而乏骨力，实在不能算是柳公权的得意之作，仅据此，便可断其为伪，更无须论其是否备有诸家之体。关于西明寺《金刚经碑》的书写年月，《旧唐书》及宋代文献中均未有记载。此拓末署“长庆四年四月六日”，其书虽伪，碑文则不尽然，也有后人据原拓而重书重刻的可能。倘如此，则可知《金刚经碑》的书写时间在824年，公权时年47。

仅四年，书风却有了很大的变化。点画丰腴厚重，结体雍容宽博，神情、气息与颜书酷似。从书风上判断，此帖已深受颜书影响且颇得其三昧。由此可知，柳公权学颜最迟是在51岁，而根据《旧唐书》中对《金刚经碑》的记载又可推断，柳公权很可能是在48岁至51岁这几年间，开始由初唐诸家转而师法颜真卿。

車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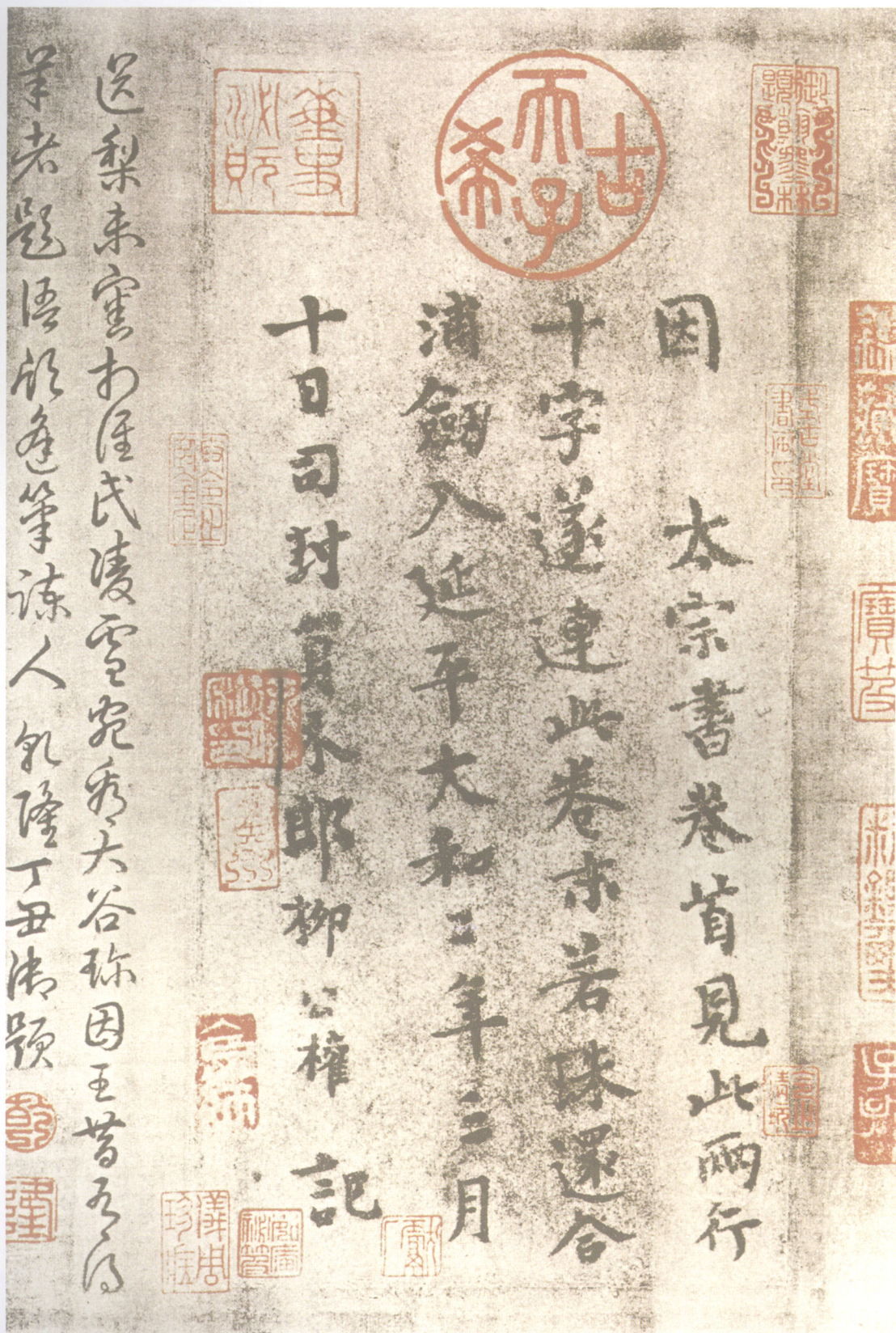
今夕梨三百晚

雪殊不能佳

大令送梨帖柳公權摹定

东晋 王献之《送梨帖》草书
墨池堂帖》本

凡2行，共10字。文曰：“今
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送
梨帖》另有后人摹本，现藏上海
博物馆。两本相较，刻帖拓本差
异，点画精到，气脉贯通，而摹本
行笔略嫌拖沓无力。



释文：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大和二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

《大唐回元观钟楼铭》

(局部) 836年 楷书 拓本
陕西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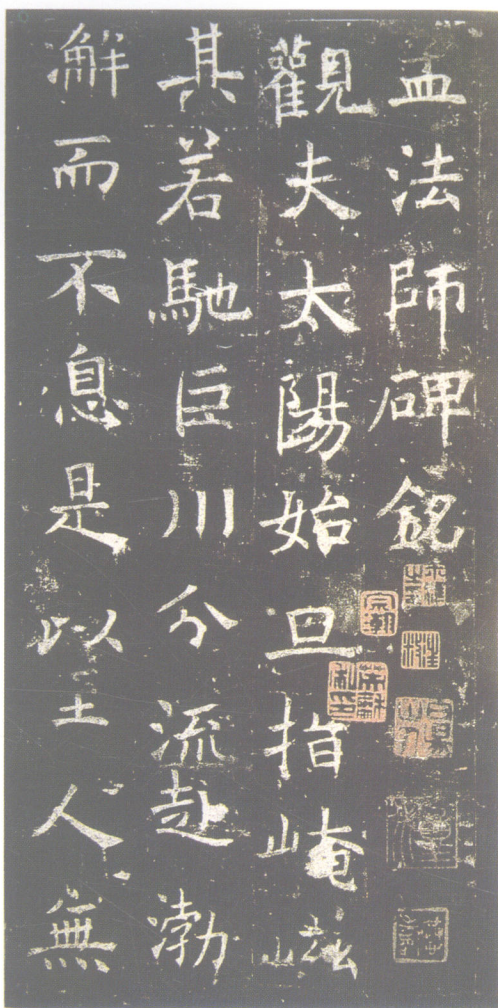
此碑石横置，碑铭呈横式书写，凡41行，每行20字。此铭久佚，亦未见于历代文献著录。1985年11月，出土于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回元观在唐长安城亲仁坊，大和初年，文宗赐铜钟一口，大和四年(830年)，募资建成钟楼。此铭即为记述回元观钟楼落成之文。撰者令狐楚(766~837)，字壳士，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尚书左仆射，新、旧《唐书》有传。是铭柳公权结衔“翰林学士兼侍书朝议大夫行尚书兵部郎中知制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兵部郎中属尚书省，从五品上。柳公权于大和八年(834年)自兵部郎中、弘文馆学士三充翰林侍书学士以来，受到了与前两次不同的待遇，文宗对其恩宠有加。自此而后，求公权书碑者陡增。

柳公权碑版书迹虽多，但流传至今者却已寥寥，且都为60岁以后的晚年作品，这给探究其书风的演变过程带来了困难。而《大唐回元观钟楼铭》的出土，即有着重要的价值。此铭书于开成元年(836年)，柳公权当时59岁。由于久埋地下，未经捶拓，所以字迹清晰，精神完好，能较忠实地反映出柳书的原貌。其书法风格掺杂不一，明显带有初唐诸家的痕迹：疏朗者似褚遂良，如“园”、“是”、“身”、“胸”、“间”等字；峻峭者近欧阳询，如“宫”、“不”、“俭”、“吾”等字。结体擒纵有度，用笔方圆兼备，在褚书的基础上更加以方折，显得清朗劲健。横画较平，左低右高的势态并不突出，且时见尖笔，这是在写中楷时容易出现笔法，而在大楷中则绝少能见。点画的起讫两端提按动作已较明显，特别是收笔处，因顿挫重按而成圭角，这在初唐的楷书中

并不多见。《旧唐书》称柳公权“遍阅近代笔法”，此铭足以证之。

除初唐诸家外，《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与距其五年的“柳体”代表作品《玄秘塔碑》亦颇相近。在书风上，此铭呈现出由初唐楷书向

“柳体”蜕变的态势。两者相较，《大唐回元观钟楼铭》骨力稍逊，结体亦略嫌松懈，尚未形成中宫紧结的特征，虽欠老到，但“柳体”规模却已初具。从《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可看到“柳体”书风未成熟前的过渡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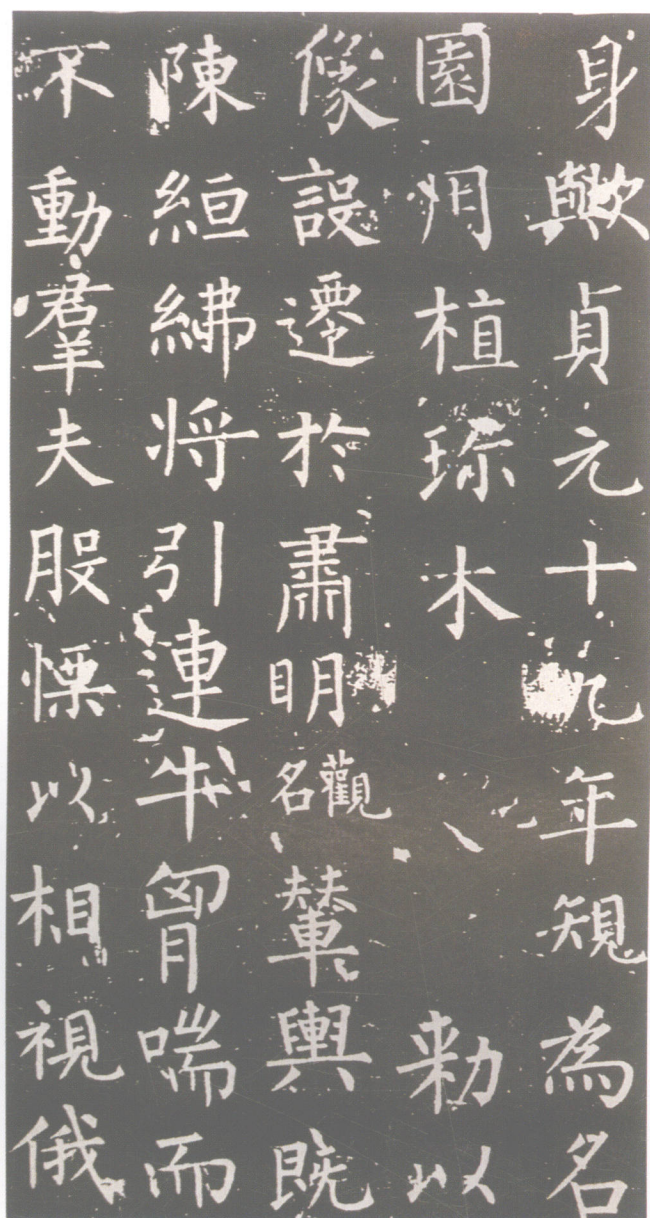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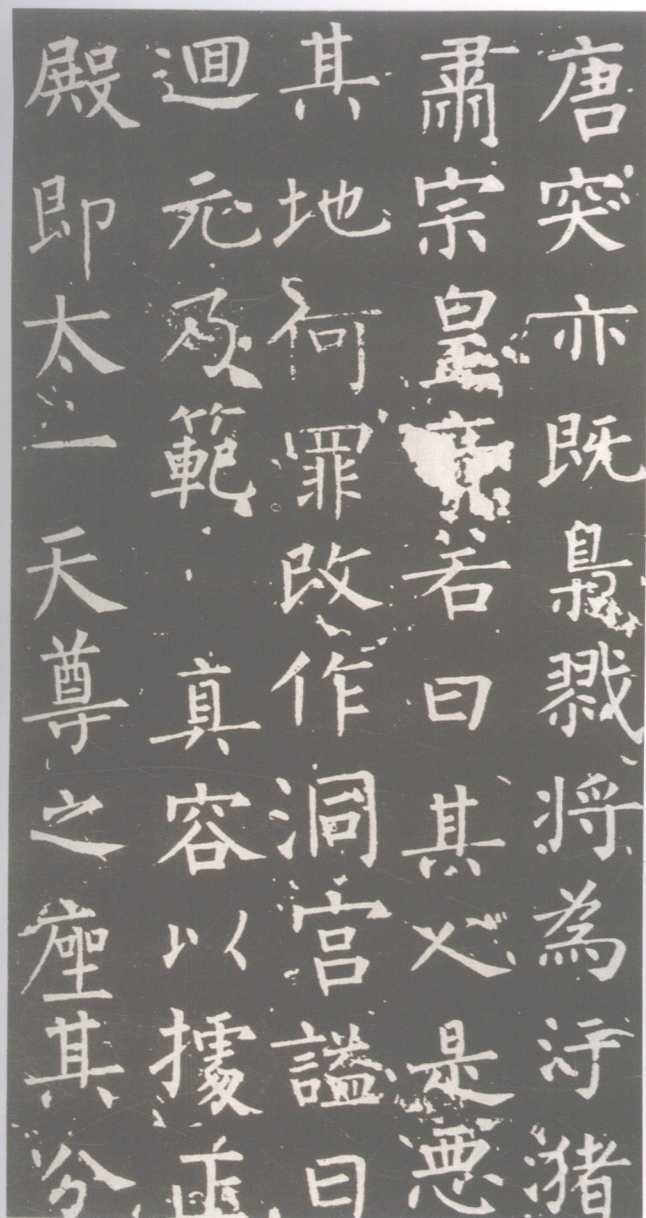
唐 褚遂良《孟法师碑》(局部) 642年 拓本 日本三井听冰阁藏

原石久佚，仅有拓本传世。凡20页，页4行，计776字。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属浙江省)人。官至吏部尚书，人称“褚河南”。此碑书法骨力劲健而略带隶意，乃初唐楷书名品。柳公权的中、早期书法受褚遂良影响较大。



唐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632年 拓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属湖南省)人。官至太子率更令，人称“欧阳率更”。此碑为欧阳询楷书代表作品，其上紧下松、中宫内敛的结字特征，对“柳体”书风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褚遂良字

欧阳询字



柳公权字

柳公权学初唐书风的比较

柳公权早期学初唐名家的书风，晚期则受颜真卿的影响。以这件《大唐回元观钟楼铭》的几个字和褚遂良、欧阳询的几个字相比较，其结体疏朗的像褚遂良，峻峭的则近欧阳询，如此对照看，便一目了然了。



《钟楼铭》(局部)



《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与《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局部)比较

《玄秘塔碑》的竖画略带弧度，且捺笔有明显坡脚，是柳书的成熟书风；《大唐回元观钟楼铭》的竖画与捺笔虽没有如此明显的特征，但在捺笔处已经出现坡脚，基本具备了“柳体”的风格。

《冯宿碑》

(局部) 837年 小楷 拓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藏

是碑全称《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梓州诸军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静戎军等使上柱国长乐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赠吏部尚书冯公神道碑铭》，柳公权书并篆额。著录首见于明·赵函山《石墨镌华》。凡41行，每行83字，开成二年(837年)立于陕西西安，原碑现存西安碑林。撰者王起(760~847)，字举之，太原人，太原郡公王播之弟。王播，曾任淮南节度使，长庆四年(824年)时厚赂贵要，欲求领盐铁使，柳公权等人抗疏论之。王播歿后，公权又为其书碑。

碑主冯宿(767~837)，字拱之，唐贞元八年(792年)与韩愈等同登“龙虎榜”进士，累官左散骑常侍兼集贤殿学士，大和初任河南尹。洛宛使姚文寿纵容部属强夺民田，吏不敢捕。冯宿袭取而仗杀之。后又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修建城郭，增备兵械，兴修水利，发展农桑，为国为民，建树颇多，与韩愈交往甚厚，以古文扬名于当时。冯宿秉性耿介，病危时家人请求冯宿宽恕即将判重刑的罪犯，以求积德延寿。冯宿不许，死后以平生书籍陪葬。

《冯宿碑》晚于《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一年，是柳公权60岁时的作品。碑石剥泐特甚，存字已无多。在《玄秘塔碑》之前，柳公权碑版独遗此二通，硕果仅存，弥足珍贵。与《钟楼铭》同样，《冯宿碑》的书风走的也是杂糅诸家的路子。两碑相距虽短，书风却不甚相同，反映了转益多师的柳公权在书风未成熟之前的过渡阶段，对前人的取法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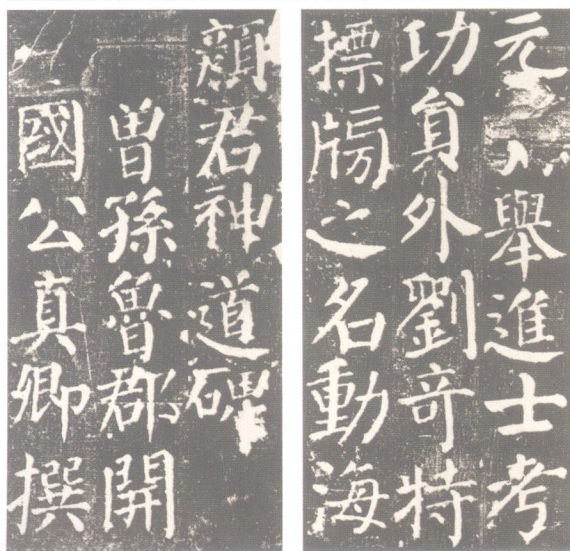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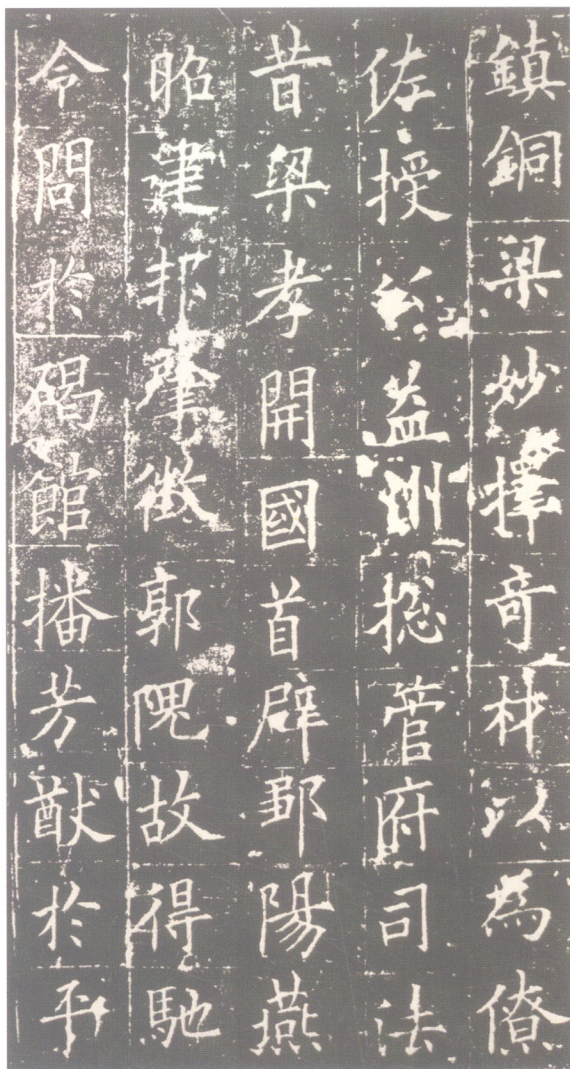
而有所侧重的情况。从书风上看，《冯宿碑》要比《钟楼铭》成熟一些，只是自家法少，而他人眉目仍多罢了。

唐 欧阳询《皇甫诞碑》(局部) 拓本 原碑藏西安碑林

凡28行，每行59字。此碑为欧阳询晚年作品，用笔瘦硬挺劲，结体险峻奇崛。清·杨守敬《学书述言》云：“欧书《皇甫诞碑》最为险劲，《书断》称其森焉如武库矛戟，此等是也。”

唐 颜真卿《颜勤礼碑》(局部) 779年 拓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碑在陕西西安碑林，四面刻，存正书三面，凡44行，每行38字。此碑书法体势开张，兼具雄秀，堪称唐楷极品。柳公权在中年之后研习颜真卿的书风，受其影响颇大。从《冯宿碑》字的结体来看，严谨而紧劲，可测之公权即将出现自己风格的“柳体”书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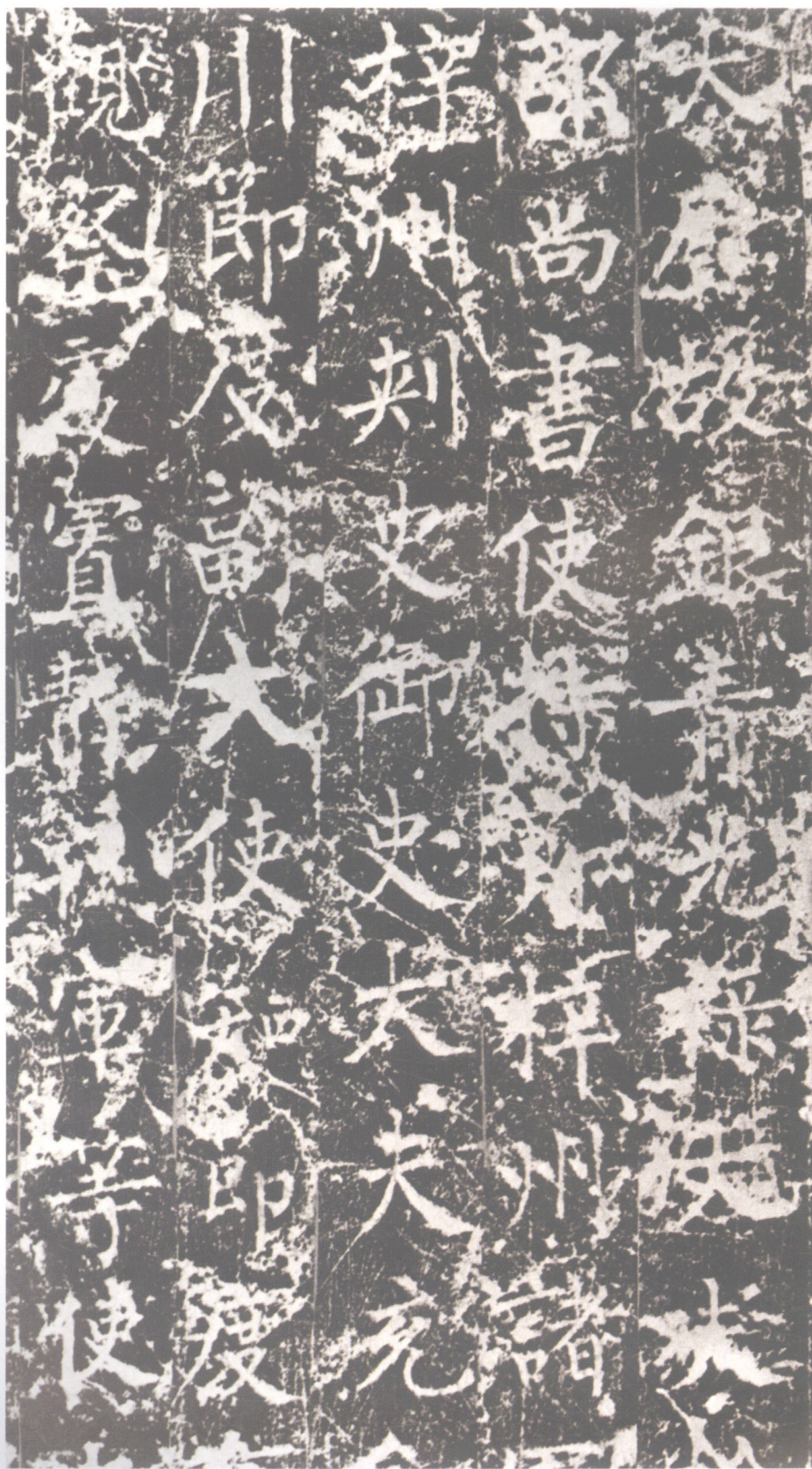
《冯宿碑》(局部)



《钟楼铭》(局部)

《冯宿碑》与《大唐回元观钟楼铭》比较

《冯宿碑》与《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年代相近，两者书风相近却不尽相同。相较之下，《冯宿碑》的笔法较《大唐回元观钟楼铭》更为圆熟。



《玄秘塔碑》

(局部) 841年 拓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记载了当时皇帝对大达法师释端甫的礼遇。柳公权书并篆额。著录首见于宋·朱长文《墨池编》。此碑共28行，每行54字。会昌元年(841年)立于陕西西安，原碑现存西安碑林。小公权13岁的撰者裴休(791-864)，被视为与柳公权同一类型的书家，尚“清劲”、“命新体”。他们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细参之，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吻合无间”(《语石》)。

碑主释端甫(770~836)，俗姓赵，天水人。京兆安国寺上座，掌左街僧录。历德宗、顺宗、宪宗等数朝，甚受礼遇。卒后赐谥“大达”，灵骨塔曰“玄秘”。

《玄秘塔碑》是柳公权64岁时的作品，作为唐楷的典范，历来被学书者奉为圭臬。世称“柳体”者，狭义上亦即指《玄秘塔》、《神策军》二碑而言，因其书风成熟、特征突出，充分体现了柳公权的楷书成就。此碑骨力劲健，字字铿锵，法度森严而又富于变化。柳公权在颜书的基础上，易肥为瘦，易雄厚为清劲，易宽博为紧结，《玄秘塔碑》的书法，虽是取法欧、颜，却已不再有杂糅的迹象，书风整齐划一，了无掺杂之痕，似前人而又不似前人，在熟练驾驭“近代笔法”的基础上，取精用宏，加以变化，创出了自己的风格。

或以为“柳体”用笔斩截的书风与刻工有关，此实非是。唐碑的镌刻与魏碑不同，是忠实于原迹的刊刻，而魏碑的刻工则在





长期的刊刻实践中形成了“铭刻模式”，“刻”的因素直接影响了魏碑书风的形成。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为忠实性刊刻，主观上努力贴近原迹，一为创造性刊刻，“写”与“刻”的因素共同形成了书风面貌。此碑镌刻者为内廷刻玉册官邵建和、邵建初兄弟，刻技精湛，逼真地再现了“柳体”之原貌。

在柳公权的存世书迹中，《玄秘塔碑》是最早具成熟“柳体”书风之碑。然而，“柳体”的成熟却未必始于《玄秘塔碑》。因为，书风的“成熟”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冯宿》、《玄秘塔》两碑之间，必然还有一段“柳体”书风的演变过程。据文献记载，在《玄秘塔碑》（841年）之前，《冯宿碑》（837年）之后，尚有十数通柳书碑版，皆或佚或伪，已无法得睹原迹。史料阙如，无法作进一步考察。关于“柳体”书风的成熟时间，也只能定在柳公权60岁至64岁之间这个阶段了。

《神策军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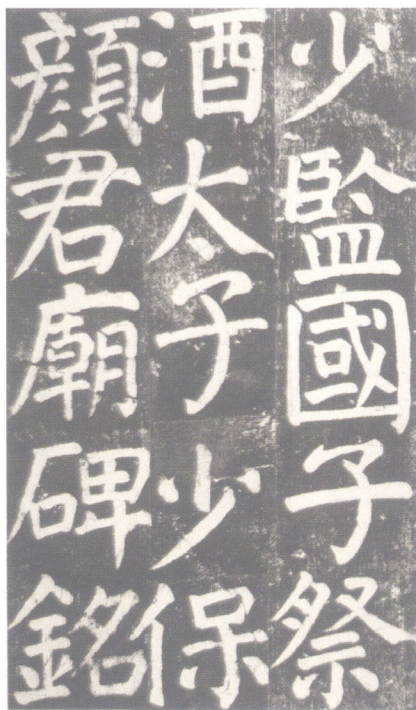
(局部) 843年 楷书 拓本
北京图书馆藏

是碑全称《武宗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著录首见于宋·赵明诚《金石录》。原石久佚。因碑立于皇宫禁地，故捶拓极少，现仅存宋·贾似道藏本上半册，册中有贾似道“秋壑图书”、元“翰林国史院官书”、明晋王“晋府书画”及清代孙承泽、安岐等收藏印。

此碑撰者崔铉，字台硕，博州人，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新旧《唐书》有传。神策军是唐时宫中禁卫军，初置左右厢，后改为左右神策军，由宦官统辖。文宗死后，神策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矫诏拥立颖王瀍为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武宗巡幸左神策军，仇士良等遂请立碑，以纪圣德。是碑柳公权结衔“正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上柱国河东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柳公权仍在右散骑常侍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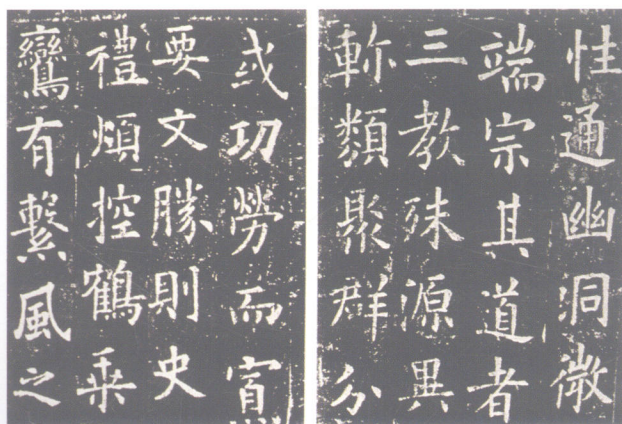
《神策军碑》乃柳公权会昌三年奉敕而书，与《玄秘塔碑》同为“柳体”代表作品。两碑书风接近，笔法相类。比较而言，《玄秘塔》气清骨秀，具蓬勃之生气；《神策军》则愈加端劲道厚，乃老成持重之笔。米芾《海岳名言》云：“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可谓深知柳书者。

柳公权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构筑成风貌独特的“柳体”书法。在具体点画的写法上，“柳体”颇具自家特色，如：横画粗短细长，对比强烈；由于强调提按的动作，在一些点画的起讫两端形成“疙瘩头”，富有装饰意味；有的撇画首尾俱尖，中截略肥，形成独特的“柳叶撇”；卧捺与其他捺法不同，



唐 颜真卿《颜家庙碑》(局部) 780年 楷书 拓本

四面刻，碑阴碑阳各24行，每行47字；两侧各6行，每行52字。碑存西安碑林。此碑为颜真卿晚年作品，书风端庄伟岸，静穆而有古意。



唐 欧阳询《化度寺碑》(局部) 631年 楷书 唐拓本 大英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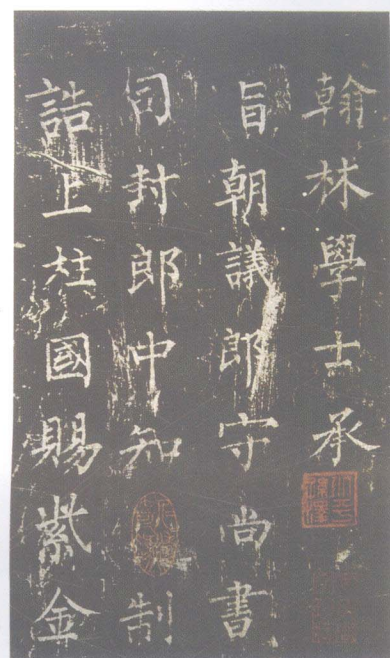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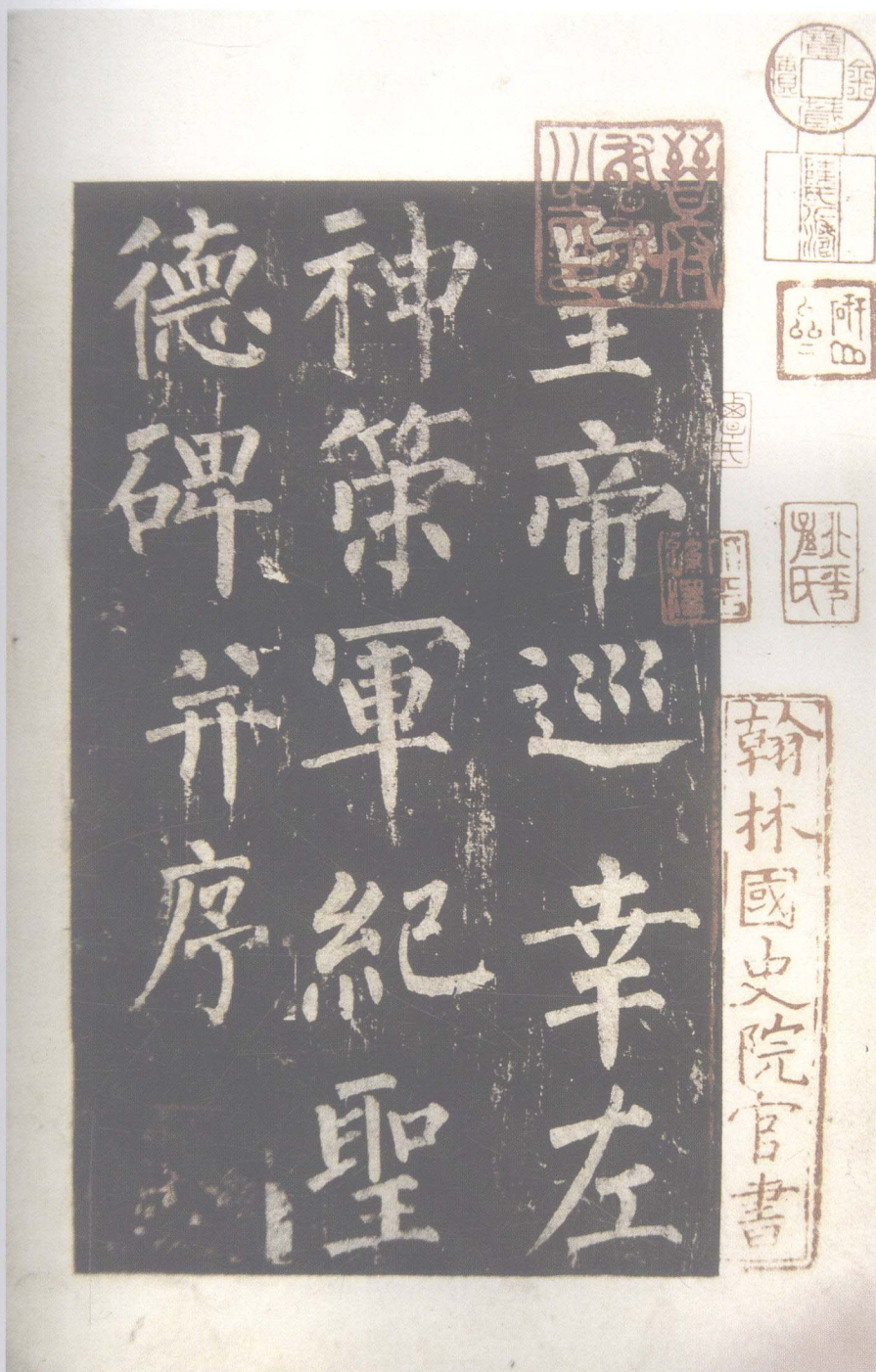
凡35行，每行32字。原石已毁，仅有拓本传世。此拓出于敦煌石窟，是可信的唐代拓本，为斯坦因所取去，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此碑早于《九成宫》一年，乃欧阳询极为得意之书。历代论者评其为欧书楷法第一，对后世产生影响很大。

在笔画之中截多一顿挫折锋的动作，从而使捺画的下侧轮廓线产生曲折多变的效果。这种笔法在《玄秘塔》、《神策军》两碑中均多次出现，应非公权偶然之逸笔。原因可能是由于卧捺的出锋角度影响了手写的生理动作而造成的，或是柳公权为求变化而增加的装饰性动作。这种卧捺的写法，在后来书家的墨迹中亦可见到，如宋·周越的《王著草书〈千字文〉跋》。黄庭坚的行书“抖笔”动作，很可能就是从中受到启发而加以强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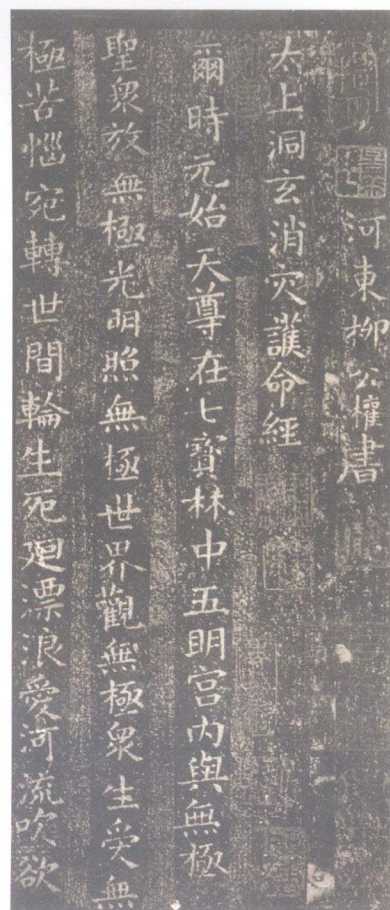
由于“柳体”字形较大，不同于初唐的中楷书，柳公权对书写的工具毛笔也有了新的要求。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有柳公权《谢人惠笔帖》：“……虽毫管甚佳，而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柳公权要求的“长锋笔”，其锋长几许，今已无从得考。总之，应不会有明清或今人所用的长锋毛笔那样的长度。写大楷，字形大了，再用中楷笔来写，当然要捉襟见肘，

而加长笔锋，则蓄墨增多，且便于提按顿挫之动作，书写起来自然能“洪润自由”了。

明·项穆《书法雅言》云：“诚悬骨鲠气刚，耿介特立。”此言虽为论书之语，然亦可移之于人。公权为人骨鲠不阿，与其骨力铮铮的书风相统一，诚可谓“书如其人”也。



《神策军碑》（局部）



柳公权《消灾护命经》（局部）楷书 拓

本

此作曾被视为柳公权的小楷名作，有学者认为署款的官衔有误，因此并非柳公权真迹。但是此作楷书端正规矩，清代吴云谓其“深得山阴（王羲之）遗意”。